



王尽美:改名志所向

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,原名王瑞俊。“贫富阶级见疆场,尽善尽美唯解放。淮水泥沙统入海,乔有麓下看沧桑。”这是王尽美最为著名的《肇在造化——赠友人》。1921年写下这首短诗后,他便将“尽美”变作自己的名字,来彰显自己的志向,那就是为全人类实现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。

戴之奇:猖狂终自杀

1946年12月,“国民大会”召开,国军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决定要表现一把,“以苏北战绩向大会献礼”。老戴说:“不是我吹,鬼崽子们,咱们六十九师能打败解放军三个纵队!”台下热血沸腾。那边粟裕一听戴师长口气不小,就派了三个纵队来。结果,六十九师被包了饺子,猖狂的戴师长也开枪自杀了。

汤芑铭:如此搞选举

1914年,汤芑铭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南将军。第二年,袁世凯要称帝,汤芑铭在湖南举行“民主”选举。各个代表进了选票厅,从填票到投票一直有全副武装的士兵监视,于是袁世凯在“民主”选举中全票当选。

文学家的“惜时谢客”



许多文学家为躲避应酬之累,想出种种避客之法,颇为有趣。

1988年,由于长年伏案写作,刘绍棠积劳成疾,造成左体偏瘫,动作不灵。而又终日埋首于“蝈笼斋”创作,特在门口挂一硬纸牌,上书《敬启》小诗一首:“重疾致残,今非昔比。医生严嘱,必须静养。每日上午,绝不会客。下午接待,四时半后。电话预约,以免枉驾。迫不得已,尚希谅解。人道主义,请君奉行。”采取文字游戏形式,表达惜时谢客之意,博得访者谅解,堪称“绝妙好辞”。

老舍总是用“四请”之法来打发“不速之客”,每当这类客人登门时,他照样很热情地接待,先是客气地说:“请坐!”然后递上一杯茶:“请喝茶。”再递上一支烟:“请抽烟。”最后再拿出一些画报说:“请看画报。”“四请”之后,老舍就继续埋头写作。客人见他太忙,抽烟、喝茶之后便趣趣地起身告辞。

钱钟书晚年专注于学问,淡泊名利。一年正月初二,有人来给他拜年,敲开门后一边说着“春节好”一边就要跨进门去,没料到钱钟书却挡在门口说:“谢谢!我现在很忙!谢谢!”那位来访者只好离开。

萧乾在年逾八旬时,为避客专心写作,在门上贴了两张醒目的字条,上写:“一、本人现在健康情况不宜聊大天。二、年迈多病,仍赶任务,题词作序,一概谢绝。”

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季羨林的异国恋情

季羨林是季家的独苗,除了要学有所成之外,还要肩负传宗接代的任务。于是,在家人的安排下,18岁季羨林早早结婚了。

季羨林的妻子是叔父家的一个邻居,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,贤良淑德,任劳任怨。但识字很少,终其一生,她都不知道季羨林研究的是什么。

季羨林留德十年期间,他与同住一条街上的一家姓迈耶的德国人非常友好,时常走动。时值季羨林做博士论文,他用德文写成稿子,在送给教授看之前,必须用打字机誊清。季羨林没有打字机,也不会打字,恰逢迈耶家的大小姐伊姆加德会打字,又有自己的打字机,她愿意帮助季羨林把他的稿子打出来。季羨林当然求之不得,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季羨林几乎天天晚上到伊姆加德小姐家去。论文的内容稀奇古怪,因此在她打字的时候,季羨林必须坐在一旁,以便随时予以解释。

后来季羨林又写了好几篇论文,每次都请伊姆加德帮他打出来,因此他就成了迈耶家的常客。季羨林当时不过三十上下,



留德时期的季羨林

年轻英俊,身材颀长,正在读博士学位,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,待人又谦和有礼,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。碰上喜庆日子,招待客人吃点心、喝茶什么的,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羨林参加。特别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,季羨林是必不可少的客人。每逢季羨林到迈耶家,伊姆加德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,满面笑容,格外热情。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,总让季羨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。伊姆加德小姐身材苗条,皮肤白皙,金发碧眼,活泼可爱,年龄比季羨林小一些,尚待字闺中。在频繁的接触中,两人日久生情,一

对异国青年就这样坠入了爱河。

如此一来,季羨林就陷入了矛盾与痛苦之中。当他与伊姆加德小姐在一起时,他品尝到的是爱情的甜蜜与幸福。可是他毕竟是有妻子、儿女的人。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幸福与痛苦、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季羨林。最后,他终于决定,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,他选择了放弃爱情。

不过,后来这段苦涩的爱情始终都折磨着他。1983年,季羨林重返哥廷根,还曾打听过伊姆加德。

2000年,香港电视台一位女导演在拍摄季羨林的传记片时,专程前往哥廷根打听伊姆加德的下落。幸运的是,伊姆加德还在人间。还是那个房间,还有洁白的桌布,银灰色的老式打字机,桌前并排放着小方凳和深蓝色沙发椅……伊姆加德说:“瞧,一切都没有改变,我一直在等他回来。我的手指依然勤快灵活呢,我甚至还能打字!”这个固执而坚忍的女人,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,一等就是60年。为了季羨林,她付出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。

据《南方日报》

黄兴假扮屠夫脱险

1911年4月27日,黄兴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,亲率百余敢死队,直抵两广总督张鸣岐的总督府,冲入内堂准备活捉张鸣岐,想迫使他号令两广清军反正。正在搜捕之际,一发子弹“嗖”地飞来,直击黄兴持枪的手。手指被击断两根,顿时鲜血直流。随着入城的清军越来越多,起义失败。

随后赶来的女革命家徐宗汉,一边扶着黄兴躲避清军的追杀,一边往城门口方向逃奔。行至城门口附近,他们发现守城护卫猛增,而且盘查严密。

黄兴和徐宗汉躲在附近的草丛里等待时机。徐宗汉看着黄兴不停滴血的手指心急如焚,她哽咽着说:“这可怎么办才好?医院不能进,出又出不去!”黄兴忍痛微笑,以素有的沉着冷静安抚她:“活人还能让尿憋死?别急,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
据《文史博览》

话虽这样说,黄兴心里也是着急,一筹莫展。这时,一个身背半边猪肉的屠夫从正南朝城门走来,黄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,立刻跟徐宗汉耳语几句。只见徐宗汉绕出草从来到屠夫身边,莞尔一笑,用温柔的嗓音对屠夫说自己想重金买下那扇猪肉及他的外衣。屠夫懵了,不知这女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,犹豫半天还是被白花花的银子诱惑,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黄兴换上屠夫的衣服,又把猪肉背到身上,俨然一个杀猪宰羊的屠夫。

两人“心无旁骛”地走到了城门口。一名清军眼尖,立马看出了黄兴流血的断指,质疑地盘问。黄兴他们佯装害怕,唯唯诺诺地回答:“不小心被刀切了手。”然后又趁人不备偷偷塞了点碎银给这位清军。最终,他们得以虎口脱险。

梁彦光易俗

隋朝初年,梁彦光为相州刺史。梁彦光到任后,终日走访民间,“发摘奸隐,有若神明”,即对作奸犯科的行为明察秋毫,如同神明一样。豪猾无赖之徒见劣迹败露,四处逃窜,惶惶不安,梁彦光的威望大为提高。

为了彻底改变相州的民风,梁彦光决心从抓教育着手,聘请博学大儒,在每个乡里都建立学堂,以先贤圣哲之学说及事迹教育学生,每月每季进行策试。如发现勤奋好学与智力超众人者,便请到大堂之上,用美食招待,以示褒奖。对那些喜欢狡辩是非、学业懒惰无成的,就让他们坐到庭院中,并且只能坐在草垫上。于是,人们都渐渐地克制自励,知书达礼,相州民风日厚,长期以来恶讼之习俗从根本上得以消除。

据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

友而不私的范纯仁

范纯仁是北宋著名文学家、政治家范仲淹之子,在父亲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熏陶下,自小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为人处世更具名士风范。凡事从不计较个人私利恩怨,而是坚持正义,做到了朋而不党,友而不私,连司马光都自叹弗如,称“公直不如范纯仁”。

范纯仁虽有一肚子才学,但范氏家风规定父子不能同朝为官,恪守孝道的他直到父亲去世后出来做官。熙宁二年(1069年),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,以求速致太平之效。随着新法推进,范纯仁看到的是欲速则不达的弊端,还有新党党同伐

异、排除异己的现象。范纯仁丝毫不顾及与王安石的私交,连续上奏弹劾。王安石想拉拢范纯仁,遭到范纯仁的拒绝。王安石恼羞成怒,请求皇帝将其贬谪外地,最终,范纯仁被贬出京城,在地方一干就是15年。

元丰八年(1085年),宋神宗去世,实权掌握在保守的皇太后手里,于是,起用保守派司马光为相。因为他和司马光是儿女亲家。司马光上台后,便向朝廷推荐范纯仁为右谏议大夫,鉴于与司马光的特殊关系,范纯仁只答应回京给小皇帝当老师。

很快,司马光开始了对改革派的报复行动,凡是王安石支持

的,他就反对,并在朝中对改革派进行大规模的清洗,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在这种政治大气候下,多数人选择明哲保身,然而,受他鼎力推荐才得以回京的亲家范纯仁却站出来反对他。范纯仁提出自己的见解,认为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弊端丛生,但也有可取的地方,不能因人废言,而且新法已推行多年,不可骤然废止。有人开始规劝他说:“你被贬谪外地,被人压制多年,好不容易得到司马宰相的举荐回京,可千万别违拗人家的好意啊!”范纯仁正义正词严地反问:“如果为了名利讨好司马宰相,那我当年还不如迎合王安石呢,岂不早就富贵了吗?”范纯仁与司马光的分歧越来越大,于是,再次被朝廷冷落,1089年,被贬为颍昌府知府。

据《学习时报》

靠借债度日的“驻美大使”胡适

胡适在任“驻美大使”期间,居然要靠借债过日子。当时他经济压力很大,不得不从各方面节省开支,连给妻子买东西,也尽量托人捎带,以节约邮资。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,但胡适没有动过一分,全部上缴国库。大使卸任后,胡适旅居美国,为生计所迫,他时常要拿着两个纸袋亲自上街去买菜。

1962年2月24日,胡适参加“中央研究院”第五次院士会议时,因心脏病猝发倒地逝世。胡适死后,秘书王志维清点遗物时,发现除了书籍、文稿、信件外,胡适生前留下的钱财只有135美元。

据《大连日报》

杞梁之妻拒齐庄公“路祭”

鲁襄公二十三年,齐庄公伐卫伐晋大胜,班师回国途中,分兵偷袭莒国。不料,攻打且于城时伤了腿,只好退下来休整。次日,杞梁、华还带领的齐军道遇莒子,莒子重贿请求他们退兵,遭到拒绝,他们不敢违抗君命。莒子亲自击鼓迎战,大败齐军,并杀死杞梁。

庄公返回时,遇到了前来迎接灵柩的杞梁之妻,派人去吊唁,遭到其妻的拒绝:杞梁若是犯法而死,尸首应该示众,妻子也该抓起来。若无罪,家中还有几间破草房,我不能接受“路祭”。庄公只得得到家中去吊唁。

据《今晚报》

蔡元培写推荐信

蔡元培为人宽厚,很乐意为人写推荐信,多的时候,一天要写三四十封,少的时候一天也要写十余封。

蔡元培乐写推荐信,当然也不是没有原则和底线。夫人就对蔡元培的推荐信有不高兴之处,因为前来请托的亲戚,仅仅被安排书记、科员和编译员,很少能谋到独当一面的差事,夫人说他的固执在于“学生都是人才,亲戚都是庸才”。

晚年蔡元培寓居香港,有一自称北大生的人,自重庆寄来加急信件,信中说,学生困顿重庆,无以为生,恳请校长嘘植关怀。蔡元培并不认识,只是阅其文字觉得是一可用人才,当即以加急信件,为此人向重庆某机关推介,这个人很快受到录用。不久,某机关登记证件时,发现此人并非北大生,而是北京某私立大学的学生,立即函告了蔡元培。蔡元培复信说,不必问是否北大,但看是否人才。如果是北大出身不是人才,亦不可用;如果不是北大出身而是人才,仍然要用。君有用人之权,我尽介绍之责,请自行斟酌。结果这个人并没有被辞退。此人亦觉羞愧,来信向他道歉,并谢提拔。蔡元培非但不责备,反而勉励此人努力工作,不必再提此事了。

据《文史博览》